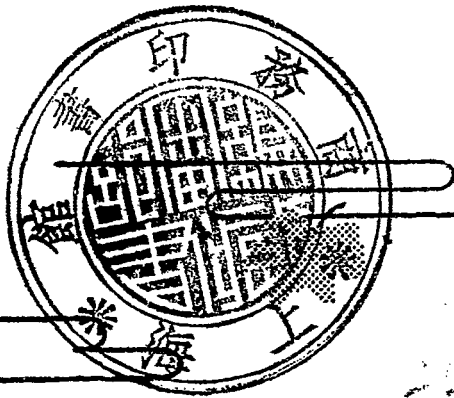


— 之 書 酸 斯 世

# 來 歸 的 人 德

若 倡 月 章



15-19  
21-22

MG  
I246.57  
349

名家創作長篇小說集

委娜斯叢書之一

# 戀人歸來

——章月侶著——



3 2173 9867 0

上海  
青春出版社  
一三五九

## 委娜斯之委娜斯和邱辟特

委娜斯 (Venus) 是周比特同水氣的女神狄恩 (Dione) 戀愛所生的一个女兒。她是一個司戀愛，美麗，歡笑和結婚的女神。她有很多的從者：有四個美麗的荷萊 (Horae) (即四季) 她們是周比特與正直之女神底美斯所生的產兒；又有三位仁慈 (Charities) 的女神，她們是周比特與優麗農 (Fungone) 所生的女兒；還有「愛的欲望」之神喜美洛斯 (Himerus)，「愛的協和」之神波助斯 (Pachos)，「愛的柔語」之神修特拉 (Shadela)，及結婚之神喜曼 (Hymen)

所以，我們可知道了，在委娜斯所領管的宇宙中的一切的東西，事情，都是美麗的，歡笑的；生存在委娜斯的溫柔撫慰，歡顏微笑中的人們，也都是幸福的，快樂的。——夠了！我們所以敢胆大的把這偉大的女神的名字委娜斯，來命名於這部叢書，也就是因了這意思啊！

委娜斯她的第二個兒子叫個邱辟特（Cupid），成爲司愛之神。他沒有長大，始終是個生着兩小翼的小嬰孩，帶着愛淘氣的癖，常在外面浪遊，遇到他高興時，便把手中執着的箭，射中在一對男女的心中，被射的人，就在心中相互生有愛芽情苗，然後再由委娜斯去管理他們。這樣，邱辟特，到是他母親的

先鋒了！

因此我們就借用這故事，在讀者還沒有詳細看見內容的時候，可以先閱讀這邱辟特之箭，對於全書便可細略的知道了！

——青春出版社——

委 那 斯 幾 書

邱辟特 Cupid 之箭

「戀人！你歸來吧！」悽惶地一聲，由一個專愛浮華祇尙虛榮的女伶的口中喊着；她已受了一個祇有金錢沒有良心的少年的欺騙了，所以失戀後她在回憶她從前的戀人，因為，從前的戀人所賦予她的，實在是偉大；她的盛名完全憑着他一人之力，他是一個青年的文藝家。

「戀人的歸來」的劇本公演有期了；這是一個青年文藝家得到了他已失的戀人後有感而作的，這是一個負有盛名的女伶找到了她已失的戀人後第一次現色相於舞台的作品。



---

戀 人 的 歸 來

---

熱心於『戀人的歸來』的劇本的。請讀這小冊的內容吧！

青春出版社 一八，七，一一，

戀  
人  
的  
歸  
來

## 戀人的歸來

韋月侶

被金錢，華服，美飾，高堂，大廈，風流，浪漫，種種的力量所大大的包圍襲擊了而終於失敗歸來的蝶影，此刻孤單單地置身在一間彌漫了滿空間的淒涼痛苦的房裏了，自怨自艾地倚在床上，過去的重重疊疊的往事，她無法驅逐的只是在她腦海裏激起波濤來！她也無處去訴說，更無從去得到人們的安慰！只有那依然還像從前照着她一般照着她的電燈，莊嚴地光明地懸掛在她的床前，牠似在向她訓責，向她憐惜，於是她只好對牠垂淚，向牠哀號！

「噫！我當然是不應當有人來安慰我和憐惜我的，自作自受，我還有什麼話可說？——但是，噫！潔衷呀！我現在想到你了，我一想到便有無限的悔恨，無限的……：噫！我說不出呀！我說了出來，又誰能還給我以相信呢？噫！山窮水盡，日暮途窮，這慘酷黯淡的結束，我居然也輪到了，噫！噫！我在以前的許多時日中，那裏曾經想到過而今是會得如此的呢？噫！——但是應當的，我要如此的結束了，才可稱得是天道之平哩！」

她瘋了似的獨個自言自語，但是她終是個有真正的人心的人，所以她深坎在心頭的傷心，終於免不了要借着辛酸的眼淚

，嗚咽的悲泣來揮洒出來，哭得太長久了，哭得太傷心了！當她的女傭進來催她安睡的時候，她的原有的明媚的雙目，嬌豔的兩面龐，已經統統改變了好像秋林間鋪地的枯葉了！

『姑娘！睡吧！你應當要借着睡覺來恢復你的精神的了，你睡吧，一切事，還有明天哩，你即使要傷心，也不見得今晚一夜就可以傷心完的！你快些……』

這是她不預備得到的女傭的安慰語，於是更加了她的心中的痛苦的成份，更加了她的眼淚的輸出！

『姑娘，這些書堆在桌上的，大概不要看的了吧，讓我來給你收拾了吧！』

她也不置可否的用着她模糊的淚眼，斜望着女傭的給她收拾；女傭也並未等她的同意就一本正經的在動手了！

『慢點，那一本書，慢點收拾去！我還要看哩！拿來，拿來給我看看！』

女傭聽她這樣急促地在發令的時候，就把手中正想放入抽屜的那一本，就授給了她！她拿在手裏了，睜開了她的兩隻被淚水所浸透了的瞳子，注視着她！好久好久，才把封面的一頁揭開了！第二頁上是有這末的幾句：

『這是我的苦悶，這是我的悲哀！的確的，實在的，這苦悶是你給我造成的，這悲哀也是由你處得來的！噯！』

我現在懷着這濃厚的苦悶，無限的悲哀，我竟無論如何也無可奈何！噫！真的無可奈，只得這樣地來交給了你吧；但是，我千萬的希求你，你別錯會我的意呀！我是……噫！但是我現在也不必就把我此時的心的真相，向你宣露！我且耐着吧！因為我是很知道的，很知道你對我的這些東西，現在還不是你肯拿起來看一看的哩！噫！……然而你或者會把我這個，像你每天傾棄你的脂水一般的棄掉，那是我最恐怕的！』

這是的確的，這裏邊一切的話，都是給他預先料定的；當這一本東西到她跟前的時候，在她的心目中，的確是沒有像她

的有錢的朋友送她的貴重首飾一般看待過！就是所寫着的這一篇話，她也的確還是今天第一次留意哩！噫！現在已經是如此的在喪氣中的她了，她看見了，的確是一字字都化作了堅硬的芒刺在刺她的心了！刺出的她的心頭血，也都化作了無限的淚珠流下來了！

『姑娘，別哭吧！就這樣看一回書，平平心早些睡吧！我要去了！』

那女傭，已經整理好了之後，也並沒有知道她現在的哭，就是從這書中得來的，所以莫名其妙的這樣安慰了她一聲去了！——於是她翻過下面的來看：



「呀！回想我自從着手記日記以來，也輕輕的已經有五六年的歷史了，但是這五六年的日記，我如果再去翻出來看看的話，真是會得使我灰心，因為那裏邊所有的東西，不過是和一般人所有的一樣，儘有許多旁的人的作爲在可以做我的寫照，我只要在不必十分留意的看着，也就可以把我自己的一切反映給我瞧見的了，——一般的只是飢則食，渴則飲，疲倦則上床，尿急則上坑而已；實在，我是大可不必把這些情事，就算是我的日記的材料，我真是太嫌把日記的真精神來褻辱了！

但是，呀！我真是歡喜呀！因我從此可以對得住我的日記了，從此我的日記裏，是可以把我現在所遭逢的一段美麗的，

芬芳的，甜蜜的情事，點綴進去了，我的日記裏，有了這麼的一段記載，無異是在曠大的沙漠之中，發現了一掬清泉，一片碧草，也無異是陰暗的石窟裏，射入了一線陽光，更無異是荒蕪的亂草叢中，開出了一朵色香俱美的鮮花！啊！我要祝頌我的日記，我要慶賀我自己能夠在這裏開始寫這樣的日記！

現在，我因為我這日記是願意給人家讀，而且我不是自滿的說一句：我自從『熱情的紫琳姑娘』的劇本而已經引了不知若干人的在注意着我了，那末以後或者，不，一定會的，我的日記，以後自然也有人來注意到的，所以我要記得不厭其詳，使得後人們看到了可以得到整個的趣味！——但是呢，我的這

樣說法，自然不免是太自信了，太驕狂了。——實在我一半也覺得我的這件事，不願隨意的記着，倒是真的！

呀！我的閒話太多了，記吧，『記我所要記的吧！』

蝶影一口氣讀到這裏，不覺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心中的悲苦，在無意間似乎忘去了不少！——她知道這裏面所寫着的所謂『這一件事情』，自然就是他和她開始相愛的一件事情了，你看他記在日記裏去的時候，把他當時所抱的樂觀，所有的欣喜，都盈溢在紙面上，而且記得這樣的鄭重其事！呀！這鄭重呀！間接當然就是爲了鄭重他的當時的愛我呀！她想到這裏，她的心，便好像從污穢而且冰冷的水窩裏透了一些出來，受

到了陽光的照射一般，有些溫暖，有些光輝！就乘了這一時的高興，再接着看下面的：

『在三個月前，我不知從那裏得來了那樣的一段的感興？——到現在我知道是因爲我的幸運降臨了的緣故！——隨意弄着頑的，動筆寫了一個五幕的劇本，題名就叫『熱情的紫琳姑娘，』因爲我是隨意寫着頑的，所以在脫稿之後，如果不是我朋友們的德惠，我是並沒有要發表的意思的！那知在碧海雜誌裏發表了之後，就有幾個好的評語，在別的幾種書報裏發現，我，初次嘗試寫東西的我，自然對於這些很高興的，那知使我高興的，還不至此，而且還使我因此還得到比這些高興的更高

興的一件事哩！呀！我寫到這裏，真是高興呀！

後來，碧海雜誌的主幹者，忽然來信邀我去談談；我的意思呢，以為他的約我去，總不過再要我給他做些文字吧了！那知接談的結果，竟是出於意料之外的，實在却是有一家本埠的著名的金光舞台要想排演我那個劇本，所以托他轉來和我相商一切條件，並且還要我在他們習演的時期裏，前去參加一部份導演之職！啊！這消息突然傳給我的時候，我自然是歡喜的，但是那慚愧和恐懼之心，同時也和歡喜，有了同樣的程度。然而好出風頭究竟是我們年輕的人的定有的普通性，結果居然答應了。

現在我的追述的一段，是寫完了！我可以開始記今天的事了！

今天便是我第一次到金光舞台去看他們習演的時候了，關於其他的一切，我可以不必多記；我只寫這一點吧：我進了門略略坐談了一回，金光的主任，就領了一位姑娘進來，——在那個時候的我的心目中，不過覺是一位姑娘而已。——介紹我了後，我方才知道她就是要飾紫琳姑娘的一位女主角，她的姓是一個「花」字，名兒叫做蝶影。——我不是個有了高深的思想的學者，我的目光，我的意念，和一般人的是相差得不很遠的，所以在這時候我對於她的用心，是只當她是個女伶而已，雖然

她的美貌是足以使得我已到了相當期的男子的心來震動一下了。然而還總被女伶兩字在蒙蔽哩；因為女伶的美貌映在人們的眼睛裏是往往會得變成不高尙的！

後來，他們都化裝好了，在正式的演習了，而紫琳姑娘也出場了；呀！天！這其中一定是有天的了，不然爲什麼我的對於她的心，會這樣的突飛猛進的呢？因為我在她演過兩幕之後，我便開始知道她不是『不過是個女伶而已』了！妙呀！她的確是個妙人兒了！這是什麼緣故？她究竟怎樣的妙？可憐的，我真的還不能有個確切的答復，因為我大概是迷糊了！

等到她們演完了之後，她退出來預備要去休息的時候，在

我跟前經過，很優美的向我微笑着。老實說吧，這種情景，在我有生以來的二十三年中，還是沒有經到過的哩！所以我當時所感到的不但是異樣的適意，而且還是很覺到是榮幸！

我真的迷糊了，我真的神志已經被她的這麼一笑所攝奪了去了，因為我自己也沒有知道的不知是怎樣的會得跟着她也一同走到她所獨有休息室裏去了。——在門口所掛着的一塊『非請莫入』的牌子，我在退出來時才發見。——但是我走進去，她確並未會因我的非請而入而加以不歡迎！她很高興的請我坐了，不顧自己要休息，就去倒了一杯茶給我，雖然旁邊明明有侍女站着，她也並不去使喚她。——



「凌先生，你編得這樣好的劇本，現在給我替你主演，真是危險得很呢？因為像我這樣拙劣的表演，一定會把你原有的精神，給我埋沒了的！」她自己也拿了一杯茶，和我對面坐下來說。

「呀！不瞞你說，在你演習的時候，我爲自己的拙作欣幸的心，早已在很利害的發生了；而且同時我的確無限的欽佩你，呀！花小姐，你的天才，在伶界裏，我可斷定再沒有可以列在你上等的了。我應得要感謝你，經了你這樣的表演，我的劇本，我的本來不過是一幅素綴般的劇本，便加上了精細的刺綉了，便成了一幅美麗的彩

錦了！」我決不是空敷衍，實在我的直覺的確是如此

「不，我並不希望凌先生要說出這樣的話來！現在我們絕對要取合作的態度，雖然我目今還是和你初交，似乎不便就如此說法，但是如果不是你這樣的劇本，自然不能盡我的力；我不給你盡情的表演，也就不足以顯出你的作品的好處來！所以然你和我的中間，是很有密切的關係的，我的表演上，如果有你認不滿意的時候，你是應當要關照我的；反轉來說，我對於表演上有感到不方便的，我自會商請你的更改的！總之，我倆要在合作的當中，能夠得到一個大好的結果！」

我於是更知道她是並非是不過是個女伶了！因為她這些話，理論的確切，固然已經是很不易聽得的了，就是她的那姿態，也很是落落大方的，使我和一位博學的女士在接談一樣了！

好了，好了，我的確可以不應該再違背我自己的良心上的真相來說話了，因為在我回來的時候，我的心裏，不單是佩服她了，是愛她了！我的愛之火開始向她燃燒了！（六月二十八日）

蝶影把當時那些情形，的確已經完全地複映入她的心版上了，而且還記到在那個時候，她很清楚的感覺到，凌潔衷的爲人，在她先所有的許多男友中，像這樣溫文誠摯的，實在一個

也沒有；她暗暗地還在腦子裏現出了幾個來比較過，潔更是有菊身那樣的輕佻，也沒有逸鵬的只會打趣的浮薄，至於豪彥的只會談講他的富有，瘦鶴的不漂亮的趨奉承迎，潔衷的言行裏，也都是找不出來的。她和他對坐着談話的時候，他的那付清秀而潔白的面龐，和流利而有神的雙目，的確雖然在短短幾十分鐘裏，着實拘引出了她所不易發的愛來。她現在看了他這真情流露非常懇切的記述，她的心是似何等的震動呀！真的好似她還在處女的時候，初次向男人動心一樣的難描難寫了！——但是『現在的他呢？』當這個意念又在想到的時候，她幾乎忍不住又把眼淚掉了下來；她還是急急的再看下去吧！因為可以

把這裏所有的熱情來溫暖她的心。

『不得了呀！我真的不得了，我自己也想想也要替自己慚愧，因為我昨夜在床上的時候，我的確是完全爲情所癡了，我一刻也忍不住，不，簡直一秒也忍不住，我要看見她，我要看見我現在已經心愛的蝶影了！我簡直是整個一夜未能入夢過，但是也苦了，眼睜睜的望着床前一排六扇的玻璃窗，但是只有濃濃的黑暗，永久的貼着！我的心也好像被一團閉在什麼不通空氣的，不透光明的東西裏，悶呀！難過呀！而且就在這個時候，又想到『未必她心似我心！』於是我的心自然更是冷了一半！一陣的百無聊賴，就把我可以不睡的精神，剎時消失了，忽然

全身無力，在我微微的嘆息裏！我就此入夢了！但是我的心的細胞上，一定是每個都映着了她了！我的雙目雖然已經閉上了，但是蝶影依然可以給我很清楚的看得見。我看見了她了，我的確看見了她了；呀！她是待得我多麼的好和親熱呀！我狂熱的接受她給我甜吻，我酥軟的也給他懷抱住了！我形容不出我當時的情景，總之，就在這短短的一霎那的時間裏，人類間的快樂，美滿，甜蜜，榮欣……一切的一切的凡是人都要希求的好處，我完全都一個人享受到了！——但是可憐，樂園的路線，總是如此的短促的，走不了幾步，已是到了盡頭了！因為窗外的太陽射進來了，一直射到我的身上；這是夏季的太陽，所

以牠的熱的程度，竟把我從夢裏逼醒了回來，於是我便依然是  
一個淋得滿苦悶的我！慄慄地埋身在雜亂的枕藉之間了，我真  
的想要哭呢？

「你如果有興的時候，我很希望時常到我家裏來談談。」

這麼一句她的和我臨別之語，我此時突然的回憶到了！也  
突然把我救入了興奮和歡喜的境地之內了！

在一小時之後，我果然在她的寓裏了，呀！我真糊塗得可  
以發笑，因為我什麼都忘記了，忘記了她是在昨晚要演夜戲的  
，今晨自然不能早起的；幸而她是未曾因我的這樣早去擾她清  
夢而認為可厭，得了她女傭的通報之後，竟蒙她下令引我一逕

到她別人不易進去的房裏去！我踏進房裏的時候，她還倚身在床裏哩！她見了，表示她的很和靄的歡迎樣子來，照呼我在靠近她床的一張沙發上坐着了！

『請原諒！我還這樣的睡着，真是太沒禮了！』

她這樣的說着，便要披衣起身了，我見着，心裏本來因為我來擾醒她的安睡，已在自己很不安了；我更何忍她爲我而起身呢？所以就立起身來，動手在她身上推住了！

『你快不要這樣就起床，使我更不安了！——我本來還要請你恕我哩，我實在太要和你談談，所以連時間的太早也忘記了！』



她經我這樣阻止，一面固然就笑着依了我；但是我一面再留心看着她的時候，只見她忽然面孔上映上薄薄的紅潮，而且顯見這現像是爲了害羞之故！突然我明白過來了，原來我的一隻左手是握在她的像雪藕也似的白嫩的臂膀之上，而右手是推住了她的只有一薄層的絲織襯衫遮着左肩上！——呀！當時我實在一切的理智是都已陷入了迷糊之故，的確不是我有意的。不過好在她只有對我的此舉發些羞態，至於惱怒的表示，却一些找不出來，所以我的心就放定了！後來她也伸起手來把我的手從她的肩上除下，於是我的手就給她握住了！呀！我親愛的蝶影呀！我不知應該要怎樣的感謝你，和欣幸我自己哩？因和

我出入相隨，作息與共的這隻手，今天能夠給你這樣的一握，手固然不枉隨着我，而我也不枉生了這隻手了！但是我真失常了，我只是忍不住的心顫！

『好了，我就起身好了，你坐下吧！』

她並不把我的手放開，只是叫我坐下，但是我要坐下，又勢非她放了我讓我退過去不可，我正在這樣欲坐不能的時候，我的手似乎給她輕輕的拉了一拉！於是我心明白了！

『我就坐在這上好嗎？』我心裏胆大了不少。

蝶影讀到這裏，只覺得心口有一股溫溫的氣在緊張着，向上升起來，因為感覺到她的臂上和肩上，還有自己的手中，又

有潔衷的手在了；她的心裏是似乎在異常的舒暢。但是只有一霎那，這一霎那就輕輕的過去了。

『噫！潔衷呀！潔衷呀！你所愛的蝶影，現在是在這裏，嚐着無限的淒涼和悔恨的痛苦了呀！潔衷！我悔悟了，但是嫌遲了，我現在仍切切地希望你再來給我，我已經失去的你的純潔的初戀的甜蜜呀！』

在嗚咽聲裏，含淚的夾着這低低的幾聲哀呼，又改轉視線來，望着以前他所坐過的那床沿的一部份，他說話時的柔和的音調，他坐着的討人愛的姿態，一件件似乎都已重現入她的寂寞的腦中，她忍不住了，立刻撲身過來，急速的俯身下去，吻

着那床沿上他所坐過的一部分，而且還唯恐遺失了一些地位，把她的小小的一張嘴，儘在那上面四周都移到！——頭也昏了，力也乏了，伏着不能動了！一直到那冊日記跌下地的一聲，才把她驚醒了過來！於是再讀：

「我很明白的，她實在是爲了害羞之故，所以未會有顯明的許可的表示！其實呢？即使她是不能許可的話，我也很不願退回到沙發上去的了。我坐着了，我也不能再分出我的心思來顧到什麼禮節不禮節的了！我看着她，雙目睜睜的看着她，不能再有批評的位置排列得很適當的五官，白淨而鮮嫩的肌肉，再加上的一層又羞又嘖又快樂的幾種成分所湊合而成的笑容，普遍

的浮在面上；我是個方才成熟的男子，我是個從未經過這樣的女人的美的青年，我此時的確是個初進大觀園的劉老老了！我的男子對於女人的一切心理，一切要求，一時都在我的心田上蓬勃地怒放出來了！

「凌先生！……你……」

她在說這樣一句不完全的話的時候，她的那情態，呀！我的话，恐怕也很難傳神的；呀！蝶影！從此我的一切的命運，在這霎時裏，便從你這不能像徵的情態裏，起了一個莫大的變化了！

「花小姐！你討厭我的這樣……嗎？」她的手又給我拉住。

「不，當然不是的！」同時她再添上一只手，把我的手捧住。「不過你的兩道目光，……」一笑便低了頭，未曾再說下。

「我的目光嗎？怎樣呢？……說！快說明！」我催了她二次。

「……」先抬頭向我一笑，依然低下去！「射到了我的心頭了！」

「我知道的，射到了你的心頭，你所得到的感覺是……」

……』  
我的話還沒有終結，而她的半個身體，已經突然向前傾倒了下來，頭部在我的膝上擱住了！

『別說出來！』從我的膝上傳出這句話

『花小姐，老實和你說了吧！這兩道不是我的目光，是我的新創造的兩條電線，我是用牠來把我心頭所蘊藏着的對於你的一切，傳達到你的心房去的；花小姐，現在你的感覺是如此，我便知道你是已經接到的了；但是：……你有什麼復訊給我嗎？』我從打趣而變作正色的懇切的音調和態度了。

「復訊是當然應該有的，但是……叫我怎樣的復你呢？」  
她坐直她的身體來，把握我手的力量加緊來。

「不，我一定要請你復我的！」我一本正經的請求！

「凌先生，實在我是已經答復你的了，——你，只要知道我是已經答復你的了，那實在也儘夠了，實在還比我真的明白的表示，還意味能夠深長些哩！」

我是無言可答的了，停住了我的兩個眸子，儘是望着了她，心裏是很明白的，知道她所用的這個不答之答，實在是很有深意的，而這深意，也儘可以給我開心快樂的了；可是我這一個時期向她所燃燒出來的火焰，實在的其勢太猛了，只是她的



這麼一來，我的火勢還未能殺去十之三四。所以我的心頭終於還似乎漲熱得難過！

『你怎麼不嚮了呢？動氣嗎？』

她的確是已經知道了我此刻的心的現像了；所以又添加她的妖媚的神氣，在我只顧雙目射着她的面龐的時候，而她的一隻粉裝玉琢般的肥白臂兒，漸漸的脫離我手的捧握而舉起來了，等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上面時，而她的手已靠近在我的嘴邊了，嘎！我立刻明白過來了；我連忙用了非常非常的迅疾的動作，馬上兩手捧住，顫抖的放到我嘴上，狠狠的把我的一吻放着在她的手掌之中了！呀！我的嘴，我的有了無上幸運的嘴呀

！牠是從烈日下的沙漠裏，突然投到了一泓甘露裏了。

『這個答復夠了嗎？』她極低極顫極嬌的聲音說。

『不，不，我的好人，你益發開了恩了！』

我的身體隨着這句話撲向前去了，兩人的胸口貼住了，我左手在她的腋下，右手在她的肩上圍過去，猛力的抱住了，我的嘴於是也接着在她的嘴上了！她並沒有抗拒，只是緊閉雙目，因為呼吸的太急促的緣故，影響到她的心口的跳動，我貼着她的胸頭很清楚的感到猛烈的起伏；而且香息陣陣，又拚命的在她嬌喘裏噴射出來。我如果在寒夜荒郊裏冰凍了半夜，再回到溫暖的房子的適意，恐怕也難比得上這時的千萬分的一二吧。

？

「呀！我的主宰我生命的女王，我倆這樣是好算已經愛上了嗎？」當她倒身過去，倚着枕的時候，我也忍不住喘氣的說。

「是了，一定是的了！……」她麻醉了，所以直覺的答。  
呀！我已放逐了重新歸來，再登寶座的國王一般的滿足和開心了，我又不禁把我的面龐埋在她從襯衫裏露出一半酥胸上了！

「我的黑夜的皓月呀！我此時沒有別的希求；但願突然會飛來一顆極大的極猛烈的炸彈，把這裏，把一切，把

我倆，都立時炸毀，一些都不要存留，因為這滿貯着殘酷，凶險的宇宙裏，我不願勾留，牠是難免會有破壞我倆的時期的，所以我甯願立即毀滅了，別留在這裏，讓我倆兩個靈魂永遠無繮無顧地翱翔在高遠清潔的太空之中，可以不生不滅，以垂永久！」

她只是漸漸地漸漸地加緊的擁着我！我於是好像真的把我的理想已經現實了！

（六月二十九日）

蝶影到這時候，只是丟下了這本日記，兩臂交叉着按住了自己的心口，閉上了兩眼，在細味過去的那段情味！好一回兒之後，張眼一看，眼前依然還是只有一片的淒涼寂寞，低下頭

去，再看看自己的胸前，雖然那雪白的肌肉，還依然展現在她的眼中，但是，噫！她自己也不敢細想！因為這上面，從那次之後，又已經過了不知其次的蹂躪了！只是要哭，伸出去倒了杯茶喝了，才再看：

『今天是我一生裏最熱鬧的一天了，我在今生裏能有這麼的一天過着，我的爲人，還不能說是沒有幸運的。因為今天是『熱情的紫琳姑娘』正式公演的一天了；雖然要在晚上才啓演哩，但是我不能忍耐在家裏等到這個時期，所以在午飯一完了時，我便匆匆地一逕先趕到蝶影的家裏！其時她也已用過了中飯，穿着一套極考究的，美麗的衣裝，斜倚在沙發上了休息，或

者是在幽然遐想些什麼，所以我到她房裏的時候，她竟一些也沒有聽得；這時期我正在得意的當中，所以我天真的孩子氣，也發得很足，興緻也很好。現在見她這樣的不知不覺，我索性不招呼，反放輕了脚步走上近去，從後面探過了她的頭，等她發覺的時候，已經給我得了一個Kiss了！

『哈，你當我真的不知道的嗎？其實我早看見你進來的了！』

她一面拉我過來在她的身旁坐下，一面這樣笑着說：

『欲使人家上當，反轉上了人家的當，待人接物，不正的心腸真使不得呢？——只是你爲什麼還沒去呢？我滿

以爲我的此行會是白走的！」我倚身在她身上說。

「你猜，我是爲了什麼再不走，——不是我一切都已預備好了嗎？」她撫着我的面龐。

她不是那樣的撫着我時，我或者會不能猜出，現在她的那種情形裏，明明是已經告訴了我：她是爲了等我的緣故了！

「……」我很高興的對她笑着，「我的無上的珍寶，我又沒有和你預約，你怎樣會知道我能來的呢？」

「怎麼？難道你以爲我是爲了等你嗎？」她笑了！

「自然一定的，呀！你我真是心靈交感的了。」我說着又上去抱着她狂吻起來！

「好了，那邊一定在等着我了，我倆去吧！」她等我吻完了！

於是在半時不滿之後，我倆便在金光舞台了，她們又習演了一遍了之後，方才我仍得和她敘談！

經過了行將半月的偉大的宣傳之後，所以這紫琳姑娘，幾乎在本埠的幾萬居民中，誰個的腦海中都佔據着的了，所以到了剛才夜到臨人間的時候，場內一萬三四千人的坐位，已經有十之六七不是空的了；在報紙上披露的七時開幕的時期到了，場內一陣陣的敲掌逐漸加高了聲浪了！

我正在走來走去，看他們許多人忙着化粧的當兒，忽然那



金光的總經理！帶了他滿臉的得意的笑容來找我！

「凌先生！我想在啓幕之前，替你和花小姐兩人先向來客介紹一番！我希望你能夠允許我這個請求。——我想你總肯的吧？因為蝶影小姐，已在你先允許了我了！」

「真的蝶影已允了嗎？那我當然遵命的了！」說着我先奔到她那裏，見她正換一套豔麗的舞衣！

我知道她果然是答應的了！就攜着手，走出她的化裝室，而那經理，正當面近上，於是把我倆的手各攜着一隻！走到舞台！我的脚方立停，遮在面前的絨幕，就開了起來！幕一開，下面幾萬道的急着要看的眼光，拚命的射上台來！我幾曾經過

如此的排場呢？弄得我只是心頭亂跳，滿面發熱！

等到台下的狂呼和鼓掌的聲音平靜了下去之後，我倆跟着經理向大衆行了個最敬禮，於是經理開口了！

『我們今天開演紫琳姑娘，而諸位這樣熱烈的到來，足見這紫琳姑娘，能夠得諸位的愛護和歡迎！所以我今天特地再把這兩位來介紹給諸位！（指着我）這位是這姑娘的產生者，就是編劇的凌潔衷先生！（指着她）而這位呢，是這姑娘的撫育者，是主演的花蝶影女士！……』

總經理的話說到這裏，下面像春雷一般的掌聲呼聲，四周

都嚮起來，我是萬不料會有如此一來的，倒幾乎把我嚇呆了！看看她！也滿面堆上欣悅，射過眼光偷看着我！——真的，我想起來了，我倆這樣的情形，真無異是：呀！的確再像也沒有的了，這戲院是禮拜堂，這經理是牧師，這情形是行婚禮，而我和她當然是……：……：……我正沒想到此，又聽台下一聲聲的『好呀！他倆是紫琳姑娘的一雙賢父慈母，』『紫琳姑娘的父母萬萬歲，』『我們恭祝凌花兩位永遠是戲劇的父母！』呀！我不會寫了，因為我寫到這裏恍惚我的人，依舊臨到了那個怒潮般的情景裏去了，我的心頭被欣喜統統填足的了我不能寫出來了！

幕依然落下後，我們便退下台去，經理把她的手納入我的手中，讓我握着：對我倆狡滑的笑着：

「他們在祝你倆是永遠做父母呢！」

我的面紅了，她的面也紅了，而經理却退了開去了！只是我倆緊緊的握着手不放！因為我倆是被一切的快樂所束縛起來了！

「我的最高的和至貴的愛呀！你對於他們的祝辭，以為如何呢？」我抱了她將要吻時！

「……………」她把妃紅的面龐低了下去！「我倆要不辜負了他們才好呢？」

我於是吻着她了，久久不釋！（七月十四日）

『紫琳姑娘已經一連公演了五六次了，所以我也在五六個晚上，沒一次不是躬逢其盛的。我坐在全場中比較得最好的座位裏了；的確，我在這兒的地位，是何等像羣星叢裏的一輪的皓月呀！有些知道了我的，都要竊竊地向她或她的不認識我的同伴們介紹，於是指點着我談論的也有，從望遠鏡裏窺視着我的也有，有的竟以爲來和我點一點頭或者握一握手的，便算是得着了無上的榮幸了；自然，這些情形，都是從對我的好感覺裏發生出來的。但是在我的心裏，却並不感到有什麼大不了的高興，惟有在我的蝶影所飾的紫琳姑娘出場的時候，萬衆在他們

和她們的熱烈的歡迎裏，歡呼鼓掌，或者紛紛地飛上鮮花去的時候，呀！我這當兒的心頭的喜悅，實在要超過歡迎我自己的時候好幾倍哩！真的，照了我的心裏的願望，真的我要向全場的觀衆，一個個去說明一聲『她是我的戀人，』『她是愛着我的，』呢！她呢，在上場了第一個作爲，就是把她的眼光放下台來，等看見了我，我向她微微的點了點頭後，就輕輕的報我一笑！我這時心裏所感到的，呀！我又是寫不出的了！

但是世界上絕對的事，是沒有的吧！所以這一面是快樂的了，那一面往往是難免會有不滿意的在賠襯着的。我現在的對於她，的確也有了這末的現像了！然而這或者也是我神經太過

了的緣故吧？——自然，一般人對於我還尙且如此的對待哩，對於她，自然是更不用說！因為她是個女人，而且是以她的色相供人觀賞的女人：在五六天來幾千萬個觀客的當中，真正是欣賞她的藝術的人，固然我不敢說是沒有，但是只是爲了她的——一切別的足以動人的緣故而對她如此的狂醉，恐怕倒是會的全數裏有其大半吧！所以每當他們聲嘶力竭的叫喊而對她表示好感的時候，我一半固然開心，然而另一半却在憂心，好像就這樣了，她就會被他們從我手中奪去的一般！而尤其使我難堪的時候，就是在散了戲後，我也到了後台的她的休息室裏，就有許多的王孫公子之流，要來求見她，她呢？爲了她的地位和

職務關係，自然不能依着我的心，拒絕人家的，但是我眼見着他們在和她談笑，恭維她，趨奉她，我的心裏是總會得異常的不安甯。

『她究竟是一位還是很年青的姑娘，而且還是交遊很廣的女伶；——尤其是我的一切是萬萬不能和那些有錢的，有地位的，有勢力的他們一同去站在一條線上的；別的不必說：只要看我的身上衣服，已經就不能和他們比的了；那麼她或者會難免在一點上把對於我的心移動呢？』

這一段的思想，時時在我的腦裏繚繞着，我於是更是憂心



重重了！我也會有幾次的想向她說明我的心事，一半也可以藉此一探她的究竟，但是反轉一想，她或者要因此怪我太小視了她，使她灰心，而且我會得擔憂到這一點上，也可見我的思想，不能算是最好的了，因此她會輕視我，也可以歸入意料之中的；所以我只願這心事埋沒在心腔裏，未曾發表過！

噫！我真太無聊了，不知怎要想到這些不着落的念頭，徒然自苦，不想吧！也不要寫吧！  
(七月二十日)

於是蝶影又把這本日記放下來攔在自己的心口上了，自責的心，像夏夜繁星般的，一顆顆排列在胸腔裏，『他會料到我要被虛榮來戰勝情愛！但是又恐懼我的灰心而不敢斷定，這個

其實進一步的想起來，也就是他愛我的深切的表示了；但是我的確好似祖先的不肖子一般，甯願把富厚的家財，隨意浪費，到現只弄得要度日走長街，夜眠孤廟的生活，這是自取其咎，我還有什麼話可說！但是！咳！我自己固然不必說，也不能說了，不過在他方面，叫我的心，又怎樣的能過得去呢？他的幸福，他的事業，他的天才，他的前程，他的一切，都是我在無知中給他毀去了；咳！我當初何嘗是愛他的？如果是愛他的話，那也只好算是以後害他的一段作勢吧了！咳！……」無可奈何，拭去了滿眶的熱淚再看下面的：

『有半月沒有寫日記了，——原因是爲了我接家書，知父

病，故歸去侍奉，在病榻之旁，沒有心緒的緣故！——我早知現在要如此的，那這半月的日記，我無論如何都不願犧牲了的，咳！但是一切只好歸之於我的命吧？

哈哈，我只有自己好笑，笑我當初是那樣的得意的寫着，我是何等的自滿？但是今後所要寫的呢？……恐怕不止我自己應該要笑，就是見着這個的時候，也誰都會得笑我吧？

我父親的病好了，我雖然說是爲了職務的關係，而實在却是紀掛着她的緣故，所以就匆匆地回來了。回來後，不用說的，自然第一件工作，是急乎要和她見面，來補償我半月中的思想的損失！當我走到她家的時候，我是照例總一逕直入她的房

裏的。今天自然又是如此。但是她的房門是緊閉在那裏，不過因為聽得裏邊有人聲的緣故，所以斷定她不是不在家裏；我依然很高興的要去敲門了，突然：

『我無論如何，不能深信你，你和他的交情，差不多誰都是知道的，況且他對於你，究竟照着良心上的話，也不能說是不好的！』這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我於是把腳立停了，他口中的他，當然或者指我的了，這究竟是爲了什麼的呢？再聽：

『但是我當初不是爲了他對我有了好處而才愛他的，是爲了我要愛他而愛他的；但是愛是活動的，愛是不能免

強的，愛是要向着適意之路上走的。——你究竟要我怎樣了才可以相信我呢？現在我的愛他的心是自信已經活動，對你不是免強的，愛了你，我是適意的！况……：：：這是她在說，她還未說完時，而那男就道：

「真的如此嗎？那我自然是可以開心的了，不過，我且問你，他不是永遠不來的了，再來的時候，你又將對他怎樣呢？」

「這我此刻還不能說，因為我預備到那時要相機行事的所以還沒有一定哩！——不過，你這個人，或者太胆小了些吧，」只聽得她的聲音又轉得非常柔和的安慰道，

『不過你總放心好了，關於他的這方面，自有我一手担保，決不使你受到影響好了！』

這幾句話，使我的耳朵突然聽得了之後，我當時·決不相信是真的，但是過不了一些些的時間，我的理智告訴我，這決計是事實，我在她的心裏已被擠出來了，是可以證實的了，她是已經不愛我的了，我是已經失戀了！

哼哼，我倒要立刻走進去哩，我倒要看她怎麼樣的相機行事哩！一時的我的怒火，在我全身的內外，通通發出烈焰來了，我幾要立刻踢去了房門，奔進去，問她一聲！看她答我的是究竟爲了什麼才要如此的？才要如此的棄了我，把她的愛另外轉

贈給別一個人？——但是，在我一方面，她究竟是我的愛者，是我的生命和精神，以及一切都交付了她了的愛者。她的苗條的腰裏，是圍着他人的手臂了，她的溫軟香柔的雙手是捧着他人的面龐了，他人在擁抱她的玲瓏的身體，他人在接吻她的殷紅的嘴唇，我一走進去，這些比殺我還使我痛的情形，勢必會馬上就展現在我的眼前的，我決不能忍受！於是我就這一點嚇住了，而且就匆匆的走出她的家門！

噫！真可憐呢！人一遇到不幸事，使什麼都改變了他的態度了！我出了她的家門之後，依然置身在剛才我走來時的馬路裏，但是改變了！馬路裏的什麼都置上一層死灰色了！不，又

變了，一會兒又什麼都板起了她們冷冷的面孔，都不理我的了；我再細細的一看，然而又改變了，什麼都在用牠們的冷譏熱嘲的態度對着！呀！我可完了，不論上下前後左右，四面八方都有傷心痛苦難堪在追逐攻擊着我；我是無法自己解脫的了，除非是死！對呀！死，只有死，只好死，就這樣下去也要死，自殺了也是死，死呀！死呀！能解決人間一切問題的死呀，來吧！來解決了我吧！

我正這一時裏的心是全被死志所掌握的了，所支配的了，所以在幾十分鐘後了，我已走出城外，橫展在我眼前的是波浪起伏，好像幾千百個笑容都在歡迎我般的一條江面；呀！我是



到這裏來終了我的生命的，這江面是要滅我的一切的！於是我傷心了，於是我哭了；這是一個不易有人來的荒郊裏，所以可以儘着號哭！咳！那知在一哭之後，我的要速死的勇氣，竟在兩眶裏借着了淚流出了似的，我突然不預備即刻就死了，我要給她知道了才死，我要給她寫一封絕命書寄去了才死；於是我就很急速在向着我歸家的那路上退回來了！

我一進了我的房門，第一使我看見的：却是在我的寫字桌上，放着她先前所送給我的一張照片；咳！我一看見就像灑水洒在我心頭的痛着，搶過來抱在我懷裏，流着我像決提江水般的眼淚！我再細細的觀看了一番她的容貌，她依然含了甜蜜之

笑向着我，一些些也找不出她會這樣的殺我的凶相來！呀！她究竟是一個仁慈的好人，能夠愛我的姑娘！我不應該就立刻轉念到死，我應當向她哀求，哀求她的愛，依然來歸還我！我於是就動手寫起來，寫一封我的萬一的希望都裝在這裏的信來：

『我的生命的肥料，我的精神的泉源，我的最愛的蝶影：

我真傷心呀！我真痛苦呀！我爲什麼要寫這樣的信給你呢？我倆的通信裏，似乎絕對不應該有這樣不和前次的調和的信發現呀！但是現在我居然要寫了，現在居然要發現了，我的心痛，我的悲哀！噢！我的愛者呀！你給我想吧！我，如何能得過呢？

我已經歸來了，我一歸來就奔到你的家裏來的，我一到你家裏就預備奔到你房裏，給你抱着，吻着，給你和以前一樣用愛來沈浸着我的，但是……：……：……：喂！我如何寫出來呢？

你的房門是緊緊的閉上了，從房裏轉出來的是你和現在新愛着你的人的談話；我的愛！你倆的談話，我都聽得的，我都明白了，明白了你所給我的愛，是已經被另一個人來奪了去了，你，是再把你的愛再繼續給我了！但是喂！你是應該知道我的？現在的我是一定要在你的愛裏，才可以讓我的精神和生命，滋長和發育的。現在你如此的對

我了，我……，咳！我會最疼我的好人呀！叫我再如何的  
度日呢？

我的愛者，只要你肯對我說！我是在那幾點上不好了才  
使你感到不願再給我愛的？只要你對我說，我一定立刻依  
着你的話，改去！改到了好了後再來接受你的愛！我的愛  
者呀！無論人世間的什麼痛苦，我都願爲了你而去承受，  
只要你依然是愛着我！可憐我吧！允許我吧！

我的心是已經掉入了沸油的鍋中去了，非但上下翻騰的  
不安靜，而且還灑燙疼痛得不得過，所以我除了要求仍舊  
愛我的以外，我別的寫不出了，也想不出了！

我的愛者呀！我現在暫時的停止我走上死之路的脚步在等着你，請你早些給我一個重生的福音！

凌潔衷上

當我把這信封固了拿出去投入郵筒的時候，我還癡癡地向着郵筒誠心地祈禱着，希望這封信能夠替我擔負了我所希望他代負的責任！

（八月四日）

好了，於是我的命運決定了，因為她對我的態度已經來了顯明的表示了，因為我已經接到她的復信了！

「潔衷吾友：

接到你的來信，於是知道我近來的一切，你已經在無意中得悉了，這很好，因為各方面都可以省却了許多的麻煩

！

你是個有了藝術學識的人，自然對於人世的一切問題，都會得比較一般人有一個透過一層的了解！所以我因此就不怕你的不近人情的反抗，所以願意和你談談！

這是的確的，我和你兩方的中間，不過只有情愛的一層關係吧了！但是情愛的神祕，一般人固然是知道的，而你自然更會明白，它是不能固定的，它是根本會流動的，所以我現在的移情別注，我實在是受了情愛的神祕的支配，我是不由自主的，所以假使你不批評，我是強辭奪理的話，那麼我可以說這次的變動，不能算是我的罪惡，即使是

，那也絕對可以得人的原諒的！

不過，我也當然不是個絕對沒有天良的人，對於你現在的苦悶，我每在想到了的時候，也未嘗不爲之砰然心動！但是我這現像，只能夠有一剎時的發生，不能維持到久遠，所以也終於也奈何不得我自己！

吾友：以我之心，度你之情，自然都是一樣的，因爲我倆都是人類的一份子呀！我的情是變動了，那麼你的愛，也恐怕未必就會靜止到久遠吧？吾友：我實在是無能力的了，我只有祝願你，祝願你在不久的以後就會把你的愛不着落在我的身上吧！——這不是我的絕對的空想！因爲你

即然有了那樣的難得的藝術的天才，你的天才表現了出來之後，自然會有許多人的注意和仰慕，那就好了，在這注意和仰慕裏，我想你儘有選擇你的配合者的可能吧？

——所以吾友！你耐着吧！你爲了愛我的緣故而就犧牲了這暫時的幸福吧，因爲耐過了這短時的悲哀，隨後就有以後的新的幸福來降臨的！

徒然我擾你的心曲，添你的不快，所以我想即此而止了

！祝你早到快樂之路

『花蝶影復！』

蝶影一直讀到了這封信，在她心裏拚命的翻騰衝撞的，全是對着她自己的慚愧，憤恨懊悔！……！她慚愧她自己當初的



會得寫出這樣以不通爲通的信來，又憤恨自己，爲什麼會那樣的一時昏迷了，去投身入欺詐的圈套內的。更懊悔了，懊悔着自己當初對於潔衷，竟一些之餘步也不留下；到現在固然不能再見他，即使可能，然而又將怎樣的去見他呢？

但是他現在的心，又是整個的在向着他飛繞了！她願意見着他，她要對着他痛哭，她希望能夠立時死在他的面前，最好是他的懷裏！但是……！咳可憐了，她實在的可憐了！只有口聲聲的用她失望的，悲慘的，聲調呼着！

『歸來吧！我的戀人！我唯一的真正的戀人！你還有歸來的可能嗎？』

『我依然是你的戀人了，我已經歸來了！我的戀人呀！  
你也歸來吧！——歸來歸來！我倆依舊向着我倆的以前  
的愛的甜蜜裏歸來吧！』

★ ★ ★ ★ ★

本來花蝶影在本城的許多的舞台裏的女角當中，因為她的  
出身，她的學問，她的美貌，她在表演時候的藝術，實在的，  
比任何一位總要超過一等；這在事實上固然是如此，就是外面  
的許許多多在時常留心關於這此事的人，也是大家知道而且確  
切的承認的——自然這些是人類裏的很普通的現象：只要這個  
人的無論那一點是好了，而且這一點好已經人所共和，人所共

傳，甚且人所共讚了後，那麼這個人衆人便要像他們的希望得到酒肉一般的希望得到他或者她了！所以蝶影也早是一般饕餮者心目中的酒肉了

現在呢，因爲又主演了哄動一時的『熱情的紫琳姑娘』之後，關於她的一切，自然更會得在衆人的腦子裏埋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了，她到了這時候，她已成功了一隻已經成熟的嫩紅淺綠得美麗悅目的蘋果了，而且蘋果的肉的鮮甜微酸的滋味，凡是喜歡吃水果的人，誰都是對它饑涎欲滴的；所以當時大家不敢正式染指的緣故，的確因爲了潔衷，他們知道潔衷是有採摘這隻蘋果的優先權的人，但是其中並未因此灰心，而仍在乘

機待動的人，實在還有不少在哩；這原因無非因為蘋果本來是人人可以摘而食之的。

這的確只好歸之於潔衷的命運的太壞上吧！因為在這蝶影被衆人無形中環視着的形勢之下，只要潔衷一刻不離棄他的監護的勞力，或者自然不會有什麼問題發生的。但是，他的家書來了，他知道父親病危了，他不得不歸家了，他不得不和她離開了：於是羣醜紛紛，沒一個不認爲這是獲得了個大好的機會，大家使出他們的獨有的長處來希冀獲得她的心。

現在，——自從潔衷走了之後——許多來和她周旋的人，自然在一切上，——地位，金錢，手段，除了學問和品格，——自然

都是潔衷所不能勝過的；他們有金錢，可以拚命的請她吃大菜坐汽車，儘量的送首飾剪衣料，而潔衷是辦不到的，他們有某公司某大廠的小東翁小股東的名義，他們有某偉人某顯宦的公子幾少爺的聲望，或者他們竟就是東翁，股東，和偉人顯宦的本身，可以使她暢快適意，昂然自尊，而潔衷是沒有的。他門更能濟以翻雲覆雨，欺騙並用的手段，來使她感到處處體貼，時時溫柔，而潔衷又不忍出此的。好了，潔衷自然只有向着失敗之途後退的可能了。

五幕的戲，已經都演完了，蝶影走到化裝室裏，下了裝，略略休息了一回；本來在這個時候，一定有個潔衷在旁邊陪伴

着她的，但是今天却非但不能像往日一般的在她眼前，使她甜蜜，使她歡喜，反而只在她的腦中，不住的盤旋着，給了她不少的思念的痛苦，沒精打采的呆呆地坐着。

『姑娘！外面有人要見你。你准他進來嗎？』一個下女拿了一張卡片授她說。

她一看卡片知道要見她的是胡劍聲；他雖然還不過只有二十七八的年紀，但是靠了他父親的地位和聲望的遺勢，却已是本城的大人物之一了；足以使人驚羨的職銜，倒也兼了二三個，自然，家的富有，也不用說得的了！他和她，認識的時間，已經在潔裏之前了，不過第一，爲了在她未演紫琳姑娘之

前，足以使他注意的力量，還沒有現在那樣的利害。第二等到大家在注意她了，而他也要想插入的時候，不料又有了潔衷的一重阻力了，所以他只是很想進攻，而又欲進不得的困難中。他的確是個有心計的聰明人，所以他會利用這潔衷勢力已經離開了的好機會。

蝶影是個女伶，女伶當然是慣度着熱鬧生活的人，但是現在潔衷走了，自然她的心頭是感到了難堪的寂寞了！現在知道他要來見她。

『也好的，和他們談談，也可以使苦思潔衷的心，減淡些！』

了！

「他在外面嗎？」賴賴的問。「好的，請他進來吧！」

在下女退出了不過只有二三分鐘之後，而接着劍聲就進來

了！  
「花小姐，不會討厭你的休息嗎？我這樣請來見你」劍聲和顏悅色的問！一面就上前和她握手！

「得承你盛情來看我，我還覺榮幸哩！那裏還敢討厭呢？快請坐下吧！」她指着自身下一隻沙發的另一段！

「這幾天裏，每天都是這樣的表演，我看着，一面固然更加了我的對你的欽佩；但是一面，我又替你担心，因為很恐怕你要此影響到身體上的康健！」



「承你這樣的關切，我是很感激的；但是我的命運如此，即使身體方面，感到疲乏，但是也只好忍着吧了！」說着的確由衷地有些自悲身世！

「這你也不必如此說的，人生之途上，本來是很有幾段是崎嶇難行的，但是只要能夠耐着，以後自有平坦的會得走到的。」他安慰她。

「但願能夠如你的話。」

「……………」

劍聲，本來想在這個機會裏，是可以把潔裏的一段話，插進去說了，但是一想，因為時期還未到相當的緣故，說了或者

反要被她警覺，所以改了：

「凌先生，近來又有新的作品可以出世來給我們享受了嗎？」他先從這上問起。

「不，他近來正爲了這五幕戲，要他照料的緣故，所以未曾有暇，再做別的；況且現在又因爲他父病回去了，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回來哩，」她真經地回答。

「原來凌先生是回府去的了，那我要說句笑話了；現在姑娘恐怕一定很寂寞的嗎？」說着他笑了！

「你這句真是笑話了，大家都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去

了，有你在這裏來看看我，大家談談，不也是一樣好嗎？』她在笑了，『恐怕未必吧！我那裏可以和凌先生相提並論呢？如果可以的話，那也不至會不蒙你的青垂呢？』他表演着一種像孩子討慈母的歡喜一般的精神，雙目睜睜地注視着她。

劍聲近來對於女人方面的交際，是可以說很有工夫的了，而對於女人心裏的真相，也有了相當的了解；所以現在經了他這麼一來。蝶影的腦海裏，不覺也不自主的起了一兩個微微的波浪！忍不住比剛才用了幾分的注意力去望着他。於是他的因營養上比較上優美，而又不必苦操心而比潔裏白淨豐裕面龐，

映入了她的腦海府了；他的苗條的身材，活潑而風流的行動，也在她的眼簾裏發出了美感了；以及他的質料高貴，式樣合時，而沒礙得平服稱體的西裝，還有他手指上和領帶上的光芒四射的金鑽之飾，也在她的心上有了影響了！

『不過同時我也沒有給你過白眼呀！』她停了一回，才笑着這樣答

『原是如此，你既不青垂於我，那末索性給我一個白眼，倒也總算得到了一樣；你兩者皆不給，我實在比較得還要難呢？』他蹙着雙眉而又帶笑的說：

『我真不懂，你們這些人，爲什麼都會對我這樣的？』

——你倒加以說明看，你得了我白眼，又爲怎樣的呢？」

『你要我說嗎？』不過果說得太明了的說，那你不可以就動氣呢！……』望着她似笑非笑，表情很動人心。

『不，決不，你說好了！』她明知要說出些尷尬的話來了，所以有些嬌羞面紅。

『那麼我老實的說吧。』態度忽然莊重。『可憐我對於你的用心，我自信是竟也有凌先生那麼的程度哩，但是我福薄，不能像他那樣得到相當的酬報，然而這個我也有

自知之明的，因為我自己沒有那樣的學問吧了；但是反轉如果夠得到你的白眼的，那麼在我的心裏，就可以算是我的愛是失敗的了，我一樣心裏如此不爽快總算也可以有了一個名目；現在我這不着不落的，你不是個中人，自然不會知道我的苦悶呢！」一種失望的悲哀，真的盈溢在他的眉目之間了。

「呀……」她心裏忽然來了一陣難以命名的，感覺大概是感謝，抱歉，甜蜜和酸楚的混合覺吧？「這是我……」

「怎樣呢？我敬愛的姑娘！」他挨近了些她，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充滿着情之火焰的雙目，直射在她的面

廳上！

「胡先生！這是我對你不起的，不過從此後，我明白了你的心了！」說着，不自主的身體把個倒了他懷裏！

胡劍光這次的進見，的確他是並沒有抱着什麼野心的，所以現在的結果，却是這樣的圓滿，也的確是他在進來時候，並未預備會得到的。現在，現在她的身體在側過來了，於是他知道是不會有抗拒可以受着的了；因此就迎將上去，讓她倚在自己的懷裏了，運用他的有研究的，有經驗的，耕種情田的唯一的手段出來！

人的心，或者偏見的說是女人的心，真如何的像一塊頑鐵

呀！——不是形容牠的硬——不論那一塊磁石，只要吸力和牠接近了些的話，牠於是便立刻會被吸了過去了，蝶影又何能例外呢！因為她的心，在這一來之後，的確已經受到了劍聲的不少的磁性的吸力了！

她在他懷裏倚着的那當兒，也是感到遍體的舒暢；只在舒暢，別的是什麼都忘掉了；那麼潔衷呢？在她這霎時的心板上，印是固然還會印到的，但是她唯求其不印到，一印到時也立即地排除開去。——這裏的人一概都走完了，在這裏看守的僕人因為急欲關門的緣故，實在再不能等下去了，所以不得不進來催促；於是她倆方在濃烈的迷醉裏醒回來，想到是應當回



去的時候了！

劍聲急急的先立起身來，在衣架上代她取下那件外套，恭敬地替她披上！——這一點，實在在往常的潔衷；也時常是這樣的代勞的，所以在她本來是不應有特別的感覺的；可是她也莫名其妙地會覺得劍聲的此舉，比較得精細而且姿勢好，這上也可見她現在的心的真相了！

「你允許我把我的車子送你回去嗎？」他一面低聲下氣地用一種請求的語氣說。

「這不敢當的，況且你回去不要太晚的嗎？」

「我家裏又沒有人等我，不論怎麼晚都不妨事

「……………」就由他挽了她的臂，並肩地出去了！

現在蝶影已經在自己房裏的床上了；這房間是自從和潔更相識之後潔更替她用了藝術的手腕，剝費苦心的重新布置的清  
爽雅淡的精神，充盈在全室裏，而且現在，却還有一只光明燦  
爛的電燈照耀着，自然更顯得纖潔無污了！

於是她的一顆心，放在這樣的一個境地裏了，忽然好像在  
清泉裏或者竟是在消毒液裏沖洗着的一般，漸漸的也醒悟明白過  
來了：

「潔更是個有藝術陶養的人，潔更是有顆被高尚的學  
問所滋養的心的，所以她的對我，自然是純正的，是清

潔的！我在他的愛裏生活着，自然也是幸福的！——雖然現在劍聲的待我，的確也不能說他是不真誠的。但是我的了解他總還不能像了解潔衷的來得透切哩；況且我真的如果把我的愛改變了方向，我又將借潔衷於何地呢？現在的潔衷，我很知道；他唯一的心思只有愛我，的確的他的一切的幸福，可說是完全的要基礎在我身上的，那末我更那裏可以就中止了我的愛他呢？」

這一段的思想之後，便平心靜氣地，把一切邪念，統統都收起了，而在她心裏的潔衷，總算又得重生。

漫漫的長夜，又給白日之神降臨到大地上來收拾去了，而

蝶影也就從睡夢中醒了過來！

這一定是因爲她的心不堅的緣故，經過一夜的時間之後，昨晚臨睡時的決定，不知怎的，此時不覺又微微地有些搖動了，不過這微微的搖還不是十分妨礙的，因爲對於潔衷，還不是有十分的影響哩，——那知到了將午飯的時候：

「姑娘；今天是月底了，我因爲有幾處須要開銷，所以想請求你，把本月的工錢賞給了我吧！」女傭走來向她說。

她開了她的錢箱拿錢的時候，於是她的每個月都要感到的一個絕大的困難，又輕輕地襲入了她的心房了；因爲她的收入

，雖然和一般人比較起來，實在已經是超過了幾倍了，但是，——其實這也是普通的情形——收拾一大，往往支出也不能小的，而且她的大，也比一般人要大幾倍；這也是不能怪她的，因為她是這樣的一個人，自然在一切起居服御方面，不得不考究，別的不要說，單就衣飾一行，而衣服方面，我們又只要單就絲襪一行而論，也已經很是夠鄉村裏三四人口之家的一月食用了，因為至少每月要費去二三十元哩！——而且她的家族和親戚之類，又是不和她來往得多時了，在當初她要投身入戲界而家人不許的時候就起的！

所以她今天一開錢箱，見裏面所餘無幾的當兒，她是如何

的不能排解她的憂心呀！而且一回兒之後，她所擔心着快要來的各項催討，索欠，居然都陸續地來了，房金，膳食，衣料，化妝品等等，一切統算起來，雖也不過二三百元，而一時的確要她籌措足是很爲難的！

人，自然是誰都不願儘着在困難的當中硬挨的，早早有個出頭之日的希望，在困難裏頭，是誰都很濃烈的；——蝶影在每個月發生困難的時候，她的唯一的出頭的希望，雖然未便宣之於言語之間，然而心中却是很熱的基礎在未來的如意郎君身上的。——這也自然是女人的普通心裏。——

今天這個困難又發生了，自然這個思想又把她掀了起來了

，而且還連帶地激發了她的選擇之念：現在在愛她的，可以無疑的是潔衷和劍聲兩個！不過照已成的形勢和自己良心上講起來，自然是應當要是潔衷的，但是潔衷的情形，要泯滅這一類的困難，那是不用調查的，一定也是沒奈何的？——她心裏越想越亂，越亂越難過。

「蝶姑娘！在裏邊嗎？」

忽然房門上角角地一響之後，就接着這麼的一聲；這一聲呀！不禁激起了她的心的很猛烈的震盪。因為在她的聽覺上很熟悉，一聽就可知道是劍聲來了！

「是胡先生嗎？請進來，！」她連忙答應。

「這時我來，不會妨礙你的什麼嗎？」他進門後，不即坐下，似乎預備着立即可以退出的樣子。

「不，我正盼望有人來談着解悶哩！」

於是兩個人就坐着，她雖然一面在和他談着，但是心頭的苦悶，却是牢牢地貼着，不易使牠脫落。

「你今天一定有些不快之事吧？因為我看你的面色很不像平時那樣自然呢？」他突然握住了她手，用安慰的笑容問她！「呀……」她突然一呆，好像疑心自己的心事已被他探悉似的難為情着。「不，恐怕是你神經過敏吧！」但是依然不自然！雖然是笑着，不過很顯明的是苦



笑。

「你這是瞞我的，其實你告訴了我，也未必就有妨礙的

！」

「不過現在還不是告訴你的時候哩！」

劍聲看她一定不肯明言，自然也不便再追問的了。因而就立起身來，隨意看着室內的裝飾。忽然因為他剛才要近來了而她急着隨意一放的幾張索欠的單，被他在桌子上發現了，但是他真是個聰明的細心人，他因為知道女人是很怕這東西給她的朋友們看見的，所以他也就做未見的樣子，所幸，她他的確未見他看見這東西。

等到他仍舊退歸來挨着她坐下的時候，他的心裏突然明白了，「今天是月底，而桌上有這些東西，是了，她今天的似有隱憂的緣故，一定是爲了這個了；再證之於曾聽得的傳言，說她往往要發生經濟的恐慌，自然更可信了。」他想到這裏，心裏的高興，正和她的憂慮有了相等的程度了！

『你厭煩我嗎？我還想和你談些話！』他懇切地問。

『你儘管講好了，我那會厭煩呢？』她比較得高興些說！

『那麼我說了！——如果你許我親愛着你的話，那請你一定把你今天的困難告訴我吧！你如果可以的，那我能夠來替你解決了，也總算盡了我對你一些心！——況且

人又誰能絕對的不遭到困難呢？今天我助了你，下同難道就沒有你助我的時候了嗎？——你說吧！你不必再顧慮了！』

『……』自然，她也知道說明了，他定會代解決的，但是總覺難於啓齒，所以面紅了，下了一個決心才說『那麼老實告訴你吧！……本月份我還缺……三百元的開支哩！』

『不過這一點嗎？那你也太當牠是一件事了！』

說着，立刻在袋裏摸出一隻皮夾來，在其中拿了一本支票簿，向她借了自來水筆立刻簽了四百元給她！

『這些，你且先拿去，三百元，你付了必須的開銷，還有你隨意用着吧！』

『不，三百元我先向你借用一下，這一百元是我不能接受的！』她的確是誠心的說。

『你又來了，快拿着吧！』他裝着不高興的樣子。

呀！這多神祕的四百元呀！竟把她的一顆本來是純潔的心，買去了十之七八了，——固然有些人可以說她這未免是太賤賣了；但是這不過是只知其一的見解吧了！因為第一，現在她的確是處於一籌莫展的當中，他的此舉，的確含有雪中送炭般的力量。第二，她就是想了要從此免却以後的困難，所以比

較的想想就心向着他了！

「呀！你這樣的待我，叫我怎樣呢？」

那知她一面這樣說着，一面她的嬌媚動人的姿態，還蓬蓬勃地滋長了出來，還把身體又倒入了他的胸懷。這種情形，他是很明白，明白了她的心內是在把自己裝將進去了。

「我親愛的，這些何必放在心上呢？老實說，我拿出這些些來給你，也算不得大不了的；——不過，蝶呀！只要你明白我的心好了！老實說吧，你知道我是在愛你嗎？」說着，她的腰圍已經在他的兩臂間圈住了！

好了，以後的他倆自然儘是把潔衷丟在腦後了，自願的走

他倆另一條的愛之路了！

這一天，劍聲在這裏，等着她換好了衣飾之後預備要出去吃午飯的時候，忽然接到一封信，她接在手裏，就有些手顫了，等到讀完了，幾乎是弄得目停口呆，手足無措了！

「那個的來信，可以給我一看嗎？」他也不禁驚疑起來！  
「這怎麼好呢？原來潔衷回來了，而我們的事也已給他知道了。」說着就把信授給了他。——這信在上面日記裏已見過——

「……………」他看了一回並不響。

「你看怎麼樣辦呢？你爲什麼看了就不響了呢？」她的確

是很着急了！

「不是我故意爲難你，因爲這件實在我是不便來主張的，你明白嗎？因爲是我的地位關係呀！——我看還是你以爲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吧？況且那天不是你會自己也會說到那時自有辦法的嗎？」他緊緊地握着她！「不過我也自然不能說是絕不管的；所以我現在且先問你：你對於他究竟還預備取什麼態度呢？你須明白表示了再講！」

「這你也不必問了，我自然是只好絕他的了，不過我：

……」

「我明白了，你可以不必多說，我替你辦着，你看了再

「講吧！」

他立刻就走過去動手匆匆地擬好了一封信，然後授給她，她看了一回，心裏覺得非常的滿意，把方才的着急和憂愁也就消滅了去！而一方又很感謝劍聲的能夠替她辦得如此的合意，所以就投身在他的懷裏，用了她的千嬌百媚，大概就算是答謝他的吧。——然後她自己抄清了，付郵寄去！

★

★

★

★

潔衷接到了這一封信之後，——挾在日記裏，——於是知道一切的希望，是完全的失望的了！因此他的已經在他心裏發生過的自殺的意念，又重新再生起來了！



在將要自殺之前，他又想到了他的家庭，他的家裏，除父母外，還有二妹一弟；一切的食用開銷，以及弟妹的教育費等，都是由他和他的父親，兩人負擔的，現在自己要死了，死了之後，自然家裏所受到的影響，不是很小的，況且父親又在大病之後勢不能即時就出去謀利的；那麼爲了自己的私情，因而危害及了全家的生活，那是究竟於良心上，未免是太說不過去的！

後來他想到了，在金光舞台裏，本來和他訂的條約上是規定在開演紫琳姑娘的每晚所收入的總數中，他是可以得到十分之一的權利的，而且條件的有效期又是無限的，那麼假使每晚

是二萬元收入的話，他便可得二十元，一月也五六百元哩！他想到了，便走到金光經理處說明的要他以後把此款按月代他負責寄往家中；那知走到了，總理也正在急着要見他。

原來經理對於蝶影的近來的事情，也已經通通知道了，而且料定潔衷得到了這個消息之後，定會有一種不堪的意外發生的；所以他在事前，也會經懇切地規勸過蝶影，但是她正被劍聲的金錢和地位等的虛榮所繫住了心了，經理的誠摯的好心，竟動她不得；所以他就預備要等潔衷歸來後，加以維護和勸慰，今天潔衷自己來，正是湊巧！

經理一看到了潔衷的形色，就立刻知他是已經得悉了個中

的真相的緣故！所以就用他十四分的誠意，再三的反復着替他譬解！百番的安慰！並且還道：

「我是很知道的，胡劍聲的爲人，是怎樣的，以及他以前的歷史，我都很知道的；不過現在我也不便替他宣布，但是有一句可以負責告訴你的：就是蝶影遲早之間，總會上他的當，而且一定就會自己覺悟過來懊悔起來的，我更可以拿我的人格和信用來作担保，對你說：她定會有再想要找你，向你痛哭，向你懺悔的一天的；凌先生請你相信我，我決不是空言勸慰！我更要誠情地請你，你依着我的話，你儘可再耐過些時，中着她去，到那

時你定會苦盡甘來的！而且一定那時你的幸福，可以比過去的更甚，和更可以維持到久遠！凌先生！你依我肥

！」

可以不死，當然人人是希望的，況且照了經理平日言行上看起來，他所說的，自然可以有相信的可能，所以潔衷就停住了，過了好一回方答道：

「不過！我這個痛苦，實在有些耐不過去；況且我登在這地方了，耳目又近，我實在更難忍，況且以後，究竟是否真如先生之所言，還是不能決定的呢？」

「這些，已經預先給你規劃好的了！」說着就在桌上取了

一封信授給他：『鎮江焦山寺裏的主持者，和我是相識的，如果你願意的話，那你就可拿了這信去，他定會招待你在那裏好好的住一回；那裏的風景和空氣，自然不必說，你去養一回，是很合宜的；你到了那裏，就可以把你的悲哀，運用在你的藝術上，寫成些偉大的悲劇來！以後再來公演，你看如何？至於此間情形，到了相當時期，我自會報你的。』

！  
潔衷現在，又是不忍辜負他的盛意；又是實在無可奈何了，於是就答應了；在次日的早車，帶着他滿臉的煩惱而動身了

★

★

★

★

蝶影在看完了他的日記之後，悔恨和悲哀的成份填塞着她的心裏，是幾乎一些的虛空也沒有了！她只會儘量的哭着，悲慘地呼着！在她當時的心理，的確全部是想着了潔衷了，如果她不能見一見潔衷，她實在可以就死，而且死得異常地悲慘！但是潔衷現在究竟是已經到了什麼地方去了，現在究竟是怎樣的情形，她也無從知曉，所以更是悲哀得不能有些些的鬆動！一直在痛哭的當中度到了天明，於是她是不能起床的了，病了，在苦惱的病中，又度過三日，第三日的下午垂暮時，而金光的經理來訪她了，她是如何的像親人一般地歡迎他呀！

「現在我別的不和你多談！只問你還願要看見凌先生嗎？」  
「經理坐下了就這樣的問！」

「呀……」她就哭了！「如果你能夠請他來給我一見的話，那我死後也感激你的了！」

「好！我立刻可以辦到！」說着走出房去了！

在兩分鐘內，蝶影在驚醒的當中，居然看見潔衷走進房來了；潔衷一見到她，就伏在她身上，什麼的話都來不及說了，只是同聲大哭着！直到經理再三的勸阻了才住；後來經理就告退了，於是蝶影就倚身在潔衷懷裏讓他抱住了，把過去的事情講出來：

「自從我把和你絕交的信寄出之後，他知道已經完全勝利，就要求我二條條件，第一，要我立刻脫離舞台生涯，第二就是要我同他到T地去實行和他同居；這兩點，自然我要度以後的正式生活是必須要實行的，所以我就一概允許了他了！那知跟他到了那裏之後，情形却大大的出我意料之外的，原來和他已經結婚了三年多的妻子，是早有在家裏了！噫！可憐我，到了這時候才發覺我是上了當了，還那裏來得及呢？我如果仍舊歸來的話，那我的名譽已經完了，我的地位已經失了！我是不能再生活了！無可奈何，只得要求他要另屋而居，不料他的



妻子絕對的不答應；於是我只得在妬婦的勢力下度光陰了；噫！你是知道我的，我在這樣的情形之中，我的痛苦是會得如何的難堪呢？他呢！他在此時也變了一付態度了！由着我，冷淡我！後來我因爲不願死在那裏做一個怨鬼的緣故，所以就恨而歸來了！」

潔衷聽了她的這個講述，的確悲哀地替她憤恨，替她傷心；但是要安慰她，一時又想不出話來，只得雙手捧住了她雙面，含着淚，拚命的吻着她！他一回之後，也把自己的情形也告訴了她，她也哭，然後再對她道：

『我仍是愛着你的，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的，但是我……」她哭了一回，「我是不能再有資格來受你的愛的了；我的好人，你不必……：！我……現在能得見你一見，我於願已足了！我死而無怨了！」

「這是什麼話呢？過去的過去了便完了，我要你允許我！我倆只算是未曾有過這事，我倆仍來繼續着愛吧！我的至愛者！我沒有你的愛是不能生存的呀！你允許我把！」

但是她只是哭着，傷心到異常的哭着！後來突的道：

「不，你不必愛我了！我不是你應當愛的人了！」

「爲什麼呢？」他覺得她有些突異，所以驚問！

她也不答，就慢慢拉着他的手，向自己的腹竒一放！接着就痛哭了！於是他明白了！

「噯！你是有了……孕……」他不禁也呆了一呆！「這又有什麼要緊呢？我的愛人！我只知是愛你，我除愛你之外什麼都不管的！」又指着她的腹部道：「這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別管他！你仍然還是允許我！我倆愛着吧！」

說完後緊緊的抱住了她，久久不放！

在一年之後，大家又盛傳金光舞台又有名劇出演了，編者

和演者仍是紫琳姑娘的原人；後來知道這劇叫做「戀人的歸來」並且還知道就是潔衷和蝶影的事實！

一九二九·七·六午夜

(完了)

82



卷一 定價三角五分

~~名家創作長篇小說集~~

委娜斯叢書之一

——戀人的歸來——

著作者 章 月 侶

出版者 青春出版社

發行者 上海南方書店

1935, 1, 20, 五版

每冊定價三角五分

